
编者按：本刊这一期发表了陈毓黑等先生的五篇考辨论文。《文学遗产》以理论研究为主，但也十分重视考证。我们欢迎求真务实、证据充分、论证有力、具有学术价值的考证文章，反对凭空臆测、追逐新奇、捏造证据、故作惊人之论和重复、繁琐、循环的伪考证。

《琉球国记略》非沈复之作考辨

陈毓黑

内容提要 《浮生六记》新增补本所收之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，须正名为《琉球国记略》。将它和官书《续琉球国志略》相对照比较，可发现它记载有关嘉庆十三年琉球之行的三个重要日期均有误，且从文风诸方面来看，非沈复之作。其作者很可能是使团中另一位通晓音律的从客。由于他也亲历此行，所述见闻，并非向壁虚造或剿袭拼凑，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，但日期之误，须予订正。

关键词 《琉球国记略》 《续琉球国志略》 《浮生六记》 沈复

—

2010年4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浮生六记》的新增补本（以下简称“新增补本”）。其出版说明云：“最近有收藏者发现了沈复同时代人、清代著名学者、书法家钱泳的《记事珠》手稿，其中有关于沈复和《浮生六记》的重要文献。特别是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一篇，更被多位学者认定为抄录自己已经失传的《海国记》（《中山记历》的初稿本）……我社与收藏者商议，决定将新发现的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（《海国记》）与《浮生六记》前四记一起整理出版。希望此书的出版，能对《浮生六记》研究有所助益。”

笔者最近仔细阅读了这个新发现的文本，并搜集了有关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赴琉球册封使团活动的一些材料，加以比较、对勘、研究，不辞简陋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，以供《浮生六记》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参考。

我仔细审视新增补本前面所刊载的钱泳抄稿的照片，发现他所抄录的文字出自《琉球国记略》。按，《记事珠》中各标题均低两格，单独标出。此处之“册封”二字乃顶格书写，与其体例不合，显系后加。而“册”字系涂改，原字模糊不清。二字较原有标题之字迹小，与钱泳本人笔迹不符。改动后的标题亦欠通，盖此行为册封琉球国现在位之国王并追封已故之国王。琉球国自明代洪武年间起即已奉中华正朔，自居为藩属之国，历代国王均受中国册封，作为国家，固无待于直至嘉庆十三年始册封也。“册封”二字当为后人妄改，我们首先必须予以正名。

明乎此，则其中记载了册封典礼之活动以及琉球一些风土人情，均属题中应有之义，方不显得突兀，两部分能合成为一整体，不致使人误认为系一篇文字与其他杂记的拼凑。

令人顿生疑惑的是抄录者钱泳既已知《浮生六记》初稿中有《海国记》一篇，何不径题为《海国记》呢？此文绝口不提作者自己的主观感受，不抒情，亦无“春云偶住留痕室，夜半涛声听煮茶”（管贻荪《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》之第五首）等等的文人雅事。是否可能这《琉球国记略》并非沈复之《海

国记》，而作者另有其人。此人在《琉球国记略》开首所说的“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，为太史司笔砚，亦同行”，只不过是客观事实的叙述。盖沈复此时的幕主是赴琉球使团的正使、翰林院编修齐鲲。三白是经其好友、“总角之交”的石韞玉推荐来的。石韞玉是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状元，出任过重庆府知府与山东按察使，此时亦在翰林院任编修，与齐鲲为同僚。沈复在众从客中占有优越地位，相当于后世之首席秘书，故予特别标出。说钱泳所抄录的原文本作“余为太史司笔砚，亦同行”，而钱泳擅自加以改动，纯属猜测，未必合乎事实。这有昔日“增字解经”的诠释方法之嫌，似不可取。

二

无独有偶。与《琉球国记略》书名极相类似，有一部官书名《续琉球国志略》^①。此书为嘉庆十三年赴琉球册封使团之正使齐鲲（翰林院编修）和副使费锡章（工科给事中）所编纂，其中收录了有关使团此行的文书以及所调查了解的琉球各方面情况，是他们归国后向皇帝呈送的报告。现存有清嘉庆间武英殿木活字本。全书共五卷，前面还有“首卷”。其总目标示如下：首卷系“御书，诏敕，谕祭文”；卷一为“表奏，国统”；卷二为“封贡，典礼，学校，政刑，官制，府署”；卷三为“祠庙，风俗，人物，物产，针路，灵迹”；卷四为“艺文上”；卷五为“艺文下，志余”。

由于这是一部官书，内容详实可靠，正好可和《琉球国记略》相对照。此书虽是齐、费两人署名，而实际的撰述者应是专为正使齐鲲“司笔砚”的从客沈复。

两书相对照，其事大体相合，但所取的角度不同，文字亦异。其记载举行追封、谕祭及正式册封诸典礼之进行步骤与场面安排，与官书卷二《典礼》全部相符，此亦不足怪，因有所谓《仪制》单在。《琉球国记略》云“先一日，通事官呈《仪制》，备轿马，请从官至先王庙演礼”（第85页），而且还有事先的排练。其作者显然参加了这种排练演习，正式场合也都在场。其所述琉球之行的见闻，皆亲历目睹，绝非向壁虚造，亦非剿袭拼凑。

但两者的记载也有惊人的差异之处。

一是嘉庆十三年赴琉球使团何时到达琉球，二者有异。

《琉球国记略》云：

（闰五月）十五日午刻，遥见远山一带，如虬形，古名流虬，以形似也。相距约三四十里，舟中升炮三声，俄见小艇如蚁，约数百号，随风逐浪而来。先有一船，投帖送礼，有旗，旗上书“接封”二字。其头接官为紫金大夫……未几，又有鸣锣而来者，为二接之法司官，投衙帖请安，三接官为国舅……至其口，曰那霸港……封舟身重不能抵岸，乃横小船，架板作浮桥，以达封舟。岸上有屋三楹，额曰“却金亭”，国王迎候于此……至中途，有迎恩亭，国王设香案，率其众官，行三跪九叩首接诏礼。礼毕，王前导，至天使馆……十六日，迎天后进天后官。天使出馆，各庙拈香，答拜国王。（第83—84页）

这里明确表明是五月十五日到达琉球并住进天使馆。

可是《续琉球国志略》卷一《表奏》所载嘉庆十三年十月初二日之琉球国中山王尚灏《谢恩疏》云：“嘉庆十三年钦差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、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等，持节赍捧诏敕帛，随带员役，坐驾海船二只，于本年闰五月十七日按临敝国。臣灏即率百官臣庶于迎恩亭恭请皇上圣躬万安，奉诏敕安于天使馆。”

此文亦见于琉球之《历代宝案》。

相差了两天。如果十七日才登岸，国王亲自迎候，并引导住进天使馆，则十六日天使怎能出馆至

^① 按乾隆二十一年册封使团之副使周煌，编纂有《琉球国志略》十六卷。故此书称为续编。

各庙拈香并答谢国王呢？

二是何时举行追封及御祭典礼，二者亦有异。

《琉球国记略》云：

至七月朔日，将举行追封御祭礼仪。从官四人，一为捧诏官，一为捧节官，一为宣诏官，一为捧帛官。先一日，通事官呈《仪制》，备轿马，请从官至先王庙演礼……至次日辰刻，天使出馆，诣各庙拈香。返，三法司及众夷官备龙亭、彩亭、金鼓仪仗，集馆门外。候启门，奏乐，参谒毕，迎龙亭、彩亭入。正使捧节，副使捧诏，皆朝服……升炮，夷官前导，排全副仪仗，皆中国兵丁为之，着号衣骑马者，约百余对……追封礼毕……御祭礼毕。（第85—86页）

此文指明是“七月朔日”，即七月初一。前一日进行过排练。

可是，《续琉球国志略》所载嘉庆十三年十月初二日之琉球国中山王尚灏《谢恩疏》云：“择吉于六月十五日，先蒙赐诏命追封王爵于臣父尚成，复蒙谕祭臣祖王尚温、臣父尚成。”

又《续琉球国志略》首卷《诏敕》载有《追封故世子尚成制》，末署“嘉庆十三年六月十五日”。此即追封典礼上宣读之诏敕。

又首卷《谕祭文》载有《嘉庆十三年谕祭故王尚温文》，开首即云：“维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，六月乙未朔，越十有五日己酉，皇帝遣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、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，谕祭故琉球中山王尚温之灵曰……”

又《谕祭文》有《谕祭故世子追封国王尚成文》云：“维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，六月乙未朔，越十有五日己酉，皇帝遣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、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，谕祭琉球国故世子、追封国王尚成之灵曰……”

官书所载之文书均写明为“六月十五日”，历历可考，而《琉球国记略》却与之不同，两者相差有半个月之久，令人费解。

三是何时正式举行现任琉球国王的典礼，两者亦不同。

《琉球国记略》云：

至七月二十六日，始行册封大典。前一日，从官先往王府演礼……至次日，天使随文武官及从者至府，一如追封前仪……惟观者之多，更盛于前，盖忝有该国文武官眷属，设篷幕于路侧；又有扶老携幼者，合数万人，真大观也。（第87—88页）

官书《续琉球国志略》卷一《表奏》所载嘉庆十三年十月初二日之琉球国王尚灏《谢恩疏》云：“嗣于八月初一日，荷蒙宣读诏敕，封臣灏为中山王，钦赐蟒缎等项，并赐妃彩缎等物。臣率领百官拜舞叩头谢恩外，随请于天使，恳留诏敕为传国之宝。”

又，此书首卷《诏敕》载有《嘉庆十三年封王尚灏诏》，末署“嘉庆十三年八月初一日”。此即在册封典礼上宣读过并留存为琉球国传国宝之中华皇帝诏书也。

八月初一正式册封现任琉球国王的典礼，何以在《琉球国记略》中却提前五天，于七月二十六日就举行了？

琉球国自明代洪武年间起即奉行中华正朔，所以琉球与中华不可能有日期上的差异，这里不存在所谓“换算”的问题。

《琉球国记略》所记的三个关键日期皆不确。沈复身为正使齐鲲身边专“司笔砚”的重要幕僚，他过去富有作幕的经验，此行又负有重大的责任。这些文字若是出于他的笔下，岂非咄咄怪事？须知他是官书《续琉球国志略》的主要撰述者，明明白白记载了此行三大关目的正确日期，已向皇帝呈报，如果他又是《琉球国记略》的作者，而又如此写法，岂不自相矛盾，自打自嘴。此行所为何事？不就是为了举行追封、谕祭及册封大典吗？作为使团的首席秘书，岂能一错再错？足见《琉球国记略》的作者并非沈复，而另有其人。《琉球国记略》并非《海国记》，也不是《浮生六记》中第五记《中山记历》的初稿。

三

还有一种说法，说是从对“红衣人”的描述，可证沈复曾光顾过这种“娼寮”，才能写出这等文字。事实未必如此。沈复今非昔比，受好友翰林院编修石韞玉之推荐，作为使团的重要幕僚，观瞻所系，未必敢干犯禁令，致干物议。何况此一时期沈复，并非独身，他有家眷，即石韞玉赠送的姬人，称为“华萼女史”。先师俞平伯1928年曾写有《为陈乃乾题沈三白印章》七律一首，其中有“故黛芸香总消歇，新枝华萼可重芬”之句，并自注云：“有其姬人‘华萼女史’小印。”^①

当然，使团从客之中，鱼龙混杂，也难保没有个别人偷偷摸摸做出这种事体。

齐鲲与费锡章此行所带的从客原不止沈复一人。

据《续琉球国志略》卷五所载齐鲲与费锡章呈交皇帝的报告云：“正副使奉命册封，例许带从客医士等，正使跟丁二十名，副使跟丁十五名，经礼部奏定有案。臣等查前使张崇礼从客陈翼授王世子、王婿辈琴操，医士吴燕授国人医理。徐葆光从客陈利川授那霸官毛光弼琴法。但琉球人质朴好文，使臣将命后，求诗求字，日不暇给。从客长于笔墨者自不可少，其他不必求备。至仆从人等，不过以此壮观瞻而已。臣等此次各带跟丁十名，已可敷用。”

这里明确表示，跟丁可以少带，但从客长于笔墨者万不可少，其中还包括通晓音律者。

也有前例可循。上一次，嘉庆五年（1800）赵文楷率册封使团赴琉球，据其副使李鼎元在《使琉球记》中的记载，从北京出发时，赵文楷有从客三人，即王文诰、秦元钧与缪颂，他有从客一人，即杨华才。到福州后，以福州将军庆霖举荐，又增加了一位从客，即寄尘。此人是个和尚，俗姓范，书画俱佳，其事迹见于同时人俞蛟《梦庵杂著》卷七《读画闲评》。他们带的从客一共有五人。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才能，为的是能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工作。

嘉庆十三年赴琉球使团中的从客也不会少于五人。如今可考出姓名者有三人。一即沈复，善书画篆刻，为太史齐鲲司笔砚。一为费锡辂，副使费锡章之弟，亦工画，其兄《一品集》中有《题家弟锡辂〈乘风破浪〉图》诗，又有海行诗云：“正是重洋起暴期，文武仓惶齐吐舌。水声人声诵佛声，但觉智尽能亦竭。余时倚枕念生平，我弟无言手暗捏。指点空中已渐遥，似将直逼忽一折。”“我弟”即称锡辂。又一人黄本中，号觉庵，是一位贡生，擅工笔画。《一品集》有《舟中无事，黄明经本中出示悬弧小照，辄题四韵》诗，又有《停云楼即事》诗云：“吾友黄觉庵，写图更精致。”其他人已不可考。

然而，从《琉球国记略》的文字中也可看出作者的真实身份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。

请看使团封舟到达那霸港口的描写：“及进口，始见乐人排班，分左右行。前列红边黄旗两面，大书‘金鼓’二字，后列号筒二人，喇叭二人，鼓四人，锣四人。但闻音韵悠扬中杂以鼓角咚咚而已。”（第83页）

如此精确描写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他甚至对欢迎使团到来的“金鼓”乐队，其组合成分也密切注意，而不忽略过去，足见此人具有专业眼光，非同一般之目击者。

再看《琉球国演戏》亦被专列一节，不嫌词费，一一描述。此节有标题，不知何故，整理者加以删除，试观新增补本卷首之“图八”可知。

此节专门描写琉球戏班在天使馆的大规模演出，自开场至闭幕，记述甚详。如此繁缛的描摹，在沈复《浮生六记》前四记的任何地方都未见到。试想这样的肯花篇幅、不惜笔墨，岂是《中山记历》所能容纳得下？无论如何，《中山记历》之篇幅总不能和前四记相差太远，这是可以断言的。

《琉球国记略》的真正作者对琉球演戏如此重视，于其特异之处，与中国传统戏曲相比较，一一加

^① 可参看陈毓黻《沈三白和他的〈浮生六记〉》，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42页。

以指点。这也表明他对戏剧也具有专业的兴趣。

还有一个现象,即他很注意演出的音乐伴奏和演员的装扮。他是这样写的:“其开场无锣鼓,但闻场后连打竹板声,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……率男子八人,头梳高髻,身披白花红地衫,腰束皂色带,各执花绕场而舞,如堆花状。又有童子摇鼓穿绕其间,歌声从后场而出,不吹笙笛,用弦索和之。场上启,做关目说白而已。”(第92页)又如:“又闻竹板再响,四小旦扮四女,装如天女而无风带,头顶五彩笠子,曼声弦歌而上。”(第93页)

此人呼之欲出。笔者认为他很可能就是使团从客中之通晓音律者,对音乐和戏剧有一种专业的爱好。惜乎今日已文献无证,其确实名姓不可考,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。

有人说,《琉球国记略》的文字风格非沈复莫属,斯亦太过。这种小品文,自明末以来就很风行,擅长这种文体者,代不乏人。如徐宏祖之《徐霞客游记》,袁中道之《游居柿录》,叶绍袁之《甲行日注》,张岱之《西湖梦寻》与《陶庵梦忆》,清代初期康熙年间冒襄之《影梅庵忆语》,李渔之《闲情偶寄》。时期更为接近者也有李斗之《扬州画舫录》与李鼎元之《使琉球记》等。

实际上,沈复的文字风格与《琉球国记略》仍有大的差异,不容忽视。沈复文风简洁,概括力强,寥寥数语,颇中鹄的,又往往蕴有深情,感人甚深,这是《琉球国记略》所无法企及的。

总起来说,笔者认为《琉球国记略》不是《海国记》(《浮生六记》已亡佚的《中山记历》的初稿),不能断为沈复的作品。其作者虽非沈复,也是嘉庆十三年赴琉球册封使团中的一名从客,他记录其亲历之见闻,并非向壁虚造或剿袭拼凑,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琉球此行的一些活动及当时琉球的风土人情,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与文化价值。但他关于此行三个重要日期的记载皆失实,须予订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之《浮生六记》新增补本,对《琉球国记略》文本的整理仍有疏漏。兹举于下:

“其头接官为紫巾大夫”(第83页),查琉球国王之诏书及清廷之文书,多处均作“紫金大夫”,可见此是正式官衔,紫巾是其服饰,须统一作“紫金大夫”为宜。

“王率众官请圣安礼,然后与天使行宾主之礼,就坐三献茶,即辞去。”(第84页)“就坐”与“三献茶”为此种仪式所进行的两个步骤。“就坐”为一句,其下宜加逗号。

“十六日……天使出馆,各庙拈香答谢国王。”(第84页)“各庙拈香”与“答谢国王”亦是两件大事,不宜混为一谈,应用逗号断开。

“捧招官授诏与副使。”(第86页)“捧招官”为“捧诏官”之误。

“其舍宇四面卸水者居多。”(第90页)“卸水”不词,当作“御水”,“御”通“禦”。此文前段言“北筑石堤如长虹,以御潮水”(第83页)可为佐证。

“自称按司,名八重濑按司者,似乎彼国之诸侯也。”(第94页)“按司者”三字属下句。“名八重濑”实为一句。

“平安大主有家将,名吉由,假缚龟寿为玉村之子,授猷八重濑……吉由假降帐下。”(第94页)两处“吉由”皆为“吉田”之误。查《续琉球国志略》卷三《人物》亦载有此事,正作“吉田”。

[作者简介] 陈毓黑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发表过专著《沈三白和他的〈浮生六记〉》等。

附记:2010年9月15日,陈毓黑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不幸辞世,这篇论文成了陈先生的绝笔。我们编辑部同仁深感悲痛。陈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,著名的古典小说研究专家,也是本刊的老编委。他的逝世,是古典文学学界的一大损失。本刊将在“学者研究”栏目发表对陈毓黑先生古典文学研究成就的评述文章,以表达我们对陈先生的深切纪念。